



藏经洞的发现——敦煌学的形成
导致了一门真正世界性的学问——敦煌学之基础与背景
欲究敦煌学者，必先明敦煌学，也充满了自豪与希望
敦煌学近百年的历史，艰难而曲折，

敦煌学通论

刘进宝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



敦煌学
PD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敦煌学通论 / 刘进宝著.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2

(敦煌学研究丛书)

ISBN 7-5423-0940-4

I. 敦… II. 刘… III. 敦煌学 IV. K8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1721 号

责任编辑: 杨翠玲 邓寒峰

封面设计: 徐晋林

版式设计: 王保华

敦煌学通论

刘进宝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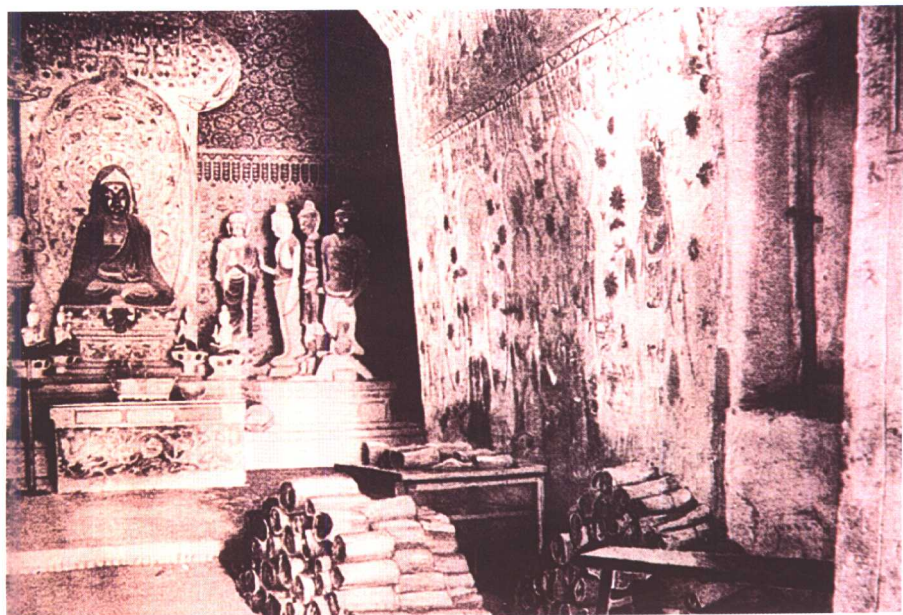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7.75 插页 8 字数 430 千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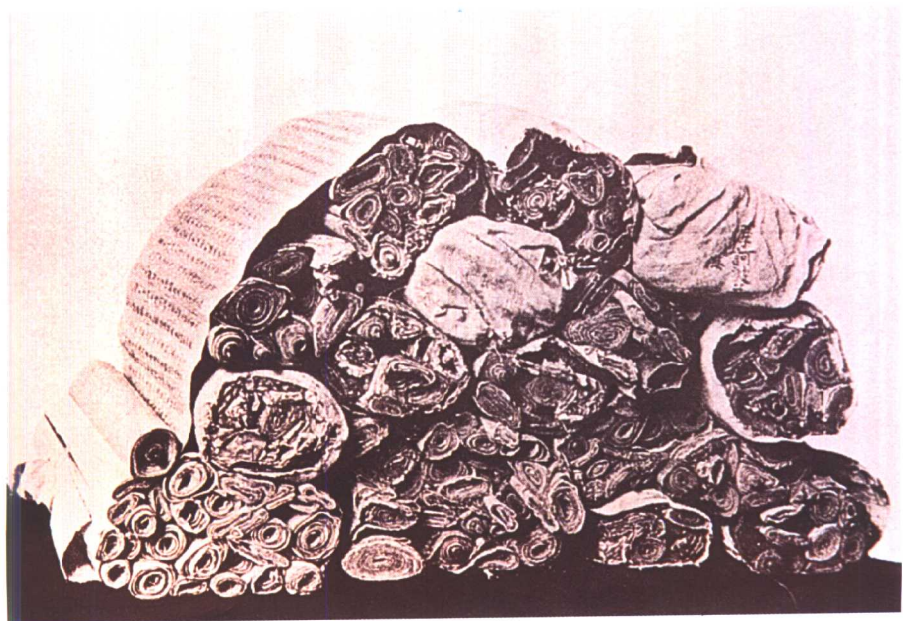
印数: 1—2,300

ISBN 7-5423-0940-4/K·52 定价: 43.00 元





莫高窟第 16 窟甬道，北壁复室即 1900 年王道士发现之藏经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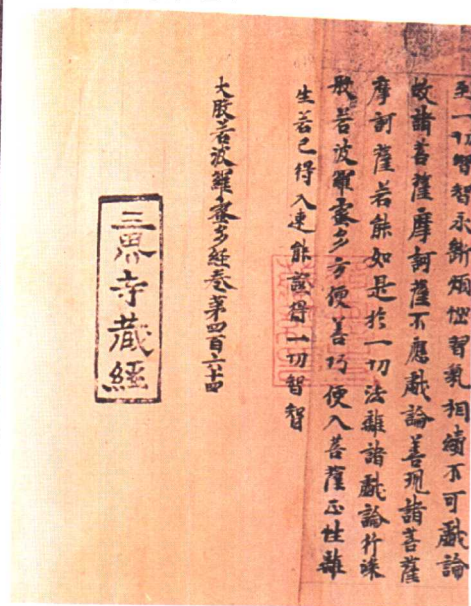


藏经洞发现的文书（每包 10 卷）

藏经洞的发现者王圆箎



Φ23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末的
三界寺藏经印



清末莫高窟石窟寺





清末莫高窟石窟寺

斯坦因运送行李的马车





伯希和在藏经洞中挑选文书

鄂登堡考察队（1914—1915）合影





西北科学考察队赴敦煌途中

近年整理出版的敦煌文献图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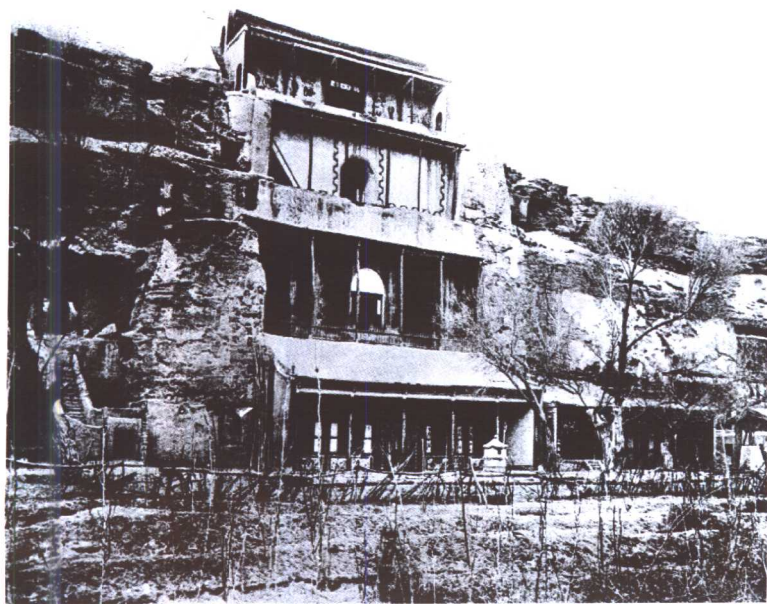


施主燉煌王雷公与漁北郎夫人况氏
 心機命當財匠人編造快子後請
 寫新舊碑誌論等通其或滿報
 敦就者維大宋咸平五年七月十五
 王雷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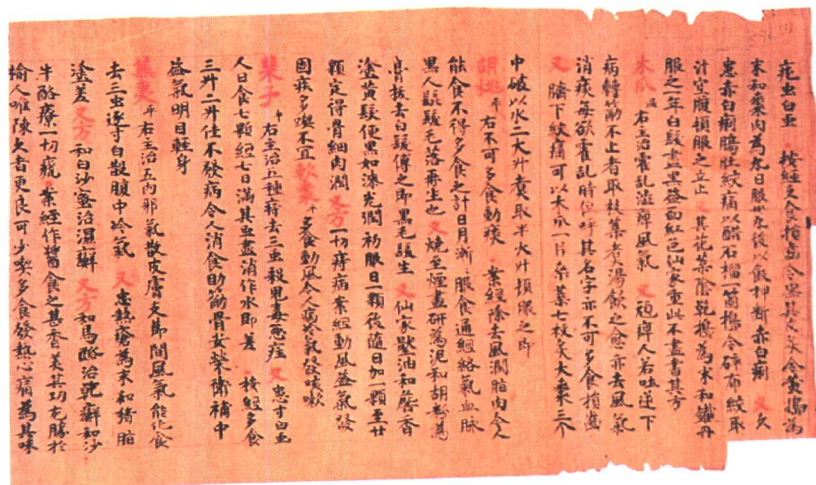


Φ32B 宋咸平五年（1002）
 敦煌写本题记

斯坦因赴我国的护照



昔日的莫高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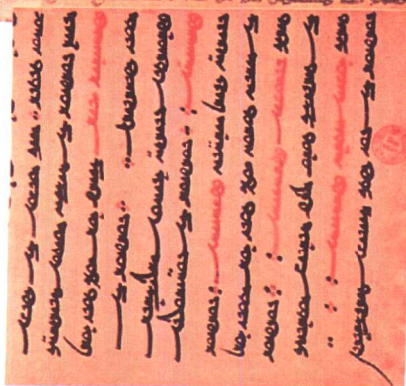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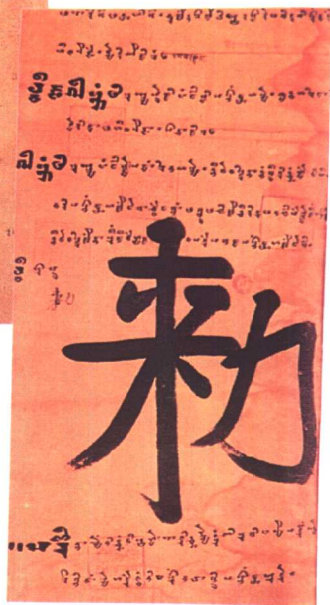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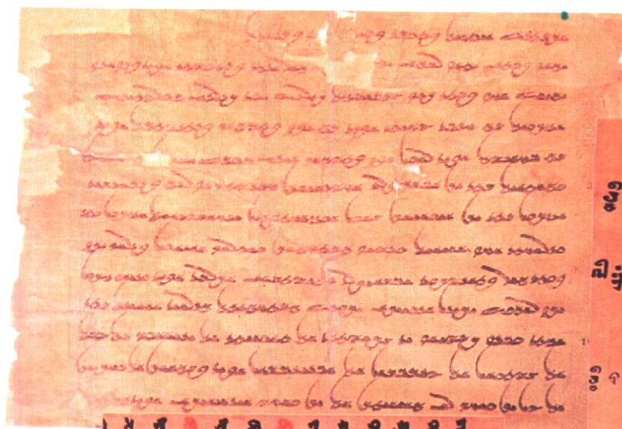
S.76/1 食疗本草



敦煌的卷轴本文书



敦煌的民族文字写本



敦煌的民族文字写本



序

季羨林

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后，在将近半个世纪的长时间内，仅有极少数可称为先知先觉的中国学者，筚路蓝缕，置身于世界敦煌学研究行列中。直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海峡两岸始有一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探幽烛微，健笔如椽，在文学、语言、历史、地理、考古、艺术、宗教、天文历法，以及敦煌学史和敦煌学理论等方面，都有水平相当高的著作，引起了国际敦煌学界的瞩目，为中华学术增光添彩，实为学界之盛事，中华之光荣。

现在，甘肃教育出版社出于对学术成绩的尊重，对乡土宝藏的珍爱，对祖国文化建设的责任，汇集十几位海峡两岸敦煌学研究者的专著和论集，一起出版，集中体现了近二十年来中国敦煌学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作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会长，对此感到十分高兴。

更让人高兴的是，这些著作既是上个世纪敦煌学的总结，也是二十一世纪敦煌学的起点，不少文章昭示着新世纪敦煌学的方向。二〇〇〇年，在北京、敦煌、香港、东京等地，都举行了纪念敦煌学百年的学术讨论

会。从去年到今年，在日本京都、中国的杭州和台湾嘉义，又陆续举办了专题或综合的敦煌学研讨会。今年八月，北京还将举行首次全面讨论敦煌学研究史的学术会议，这些都说明二十一世纪的敦煌学仍在蓬勃发展，而且研究的范围也在日益扩大。

我已年过九旬，仍愿意为敦煌学研究奉献微薄之力。欣闻甘肃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敦煌学研究丛书”，特将近日一些想法写出，作为序言。

二〇〇二年五月十八日

序

■柴剑虹

1900年6月22日（农历五月廿六）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是近代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最直接、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就是导致了一门真正世界性的学问——敦煌学的逐渐兴起、形成和发展。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敦煌学最初是伴随着大量珍贵的敦煌文物的被劫掠、遭流失而产生的，因此对中国学术界来说，也伴随着伤心耻辱与发愤崛起。今天，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这个结论已被世人普遍认同之时，我们尤其不应忘记数代学人为此抛洒的心血与付出的辛劳。敦煌学近百年的历史，既艰难而曲折，也充满了自豪与希望。

我们又决不能自满，因为敦煌学还必须前进和发展，许多课题亟需解决，研究队伍应该扩大，学科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要做到这些，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要更努力、更认真、更有成效地普及敦煌学知识。普及是提高的基础，这道理是一点也不错的。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要从中小学乃至幼儿教育抓起，便是这个道



理。最近，有一位作家对我说，据她在参观莫高窟时的采访，日本参观者对敦煌艺术的了解要比我们本国的观众更多更深入，态度也更为认真而虔诚。对此，我没有作过调查分析，没有发言权；但是，据我所知，近几十年来，在日本国土上举办的敦煌文物及相关艺术品的展览以及出版的普及性图书，无论在数量与规模上都是相当可观的；他们所培养的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专门人才，其数量与水平也不可低估。这就再一次提醒我们：应当在敦煌历史文化知识与敦煌学的普及工作上花更大的气力。

我自己是在 80 年代初到中华书局工作后才涉足敦煌学研究的，只是在审读有关书稿的过程中进行了初步的学习，也急切企盼能有更多更好的敦煌学的普及读物（包括中等的学术性著作）问世。为此，我曾约请一些学者编写了《敦煌文学作品选》，负责编发了《敦煌学概论》（姜亮夫著）、《敦煌史话》（胡戟、傅玫著）等书稿与《文史知识》杂志的“敦煌学专号”，组织两位年轻朋友写了《飞天史话》。也正是基于此，当刘进宝同志的《敦煌学述论》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在 1991 年底印行后，我便给予了较多的关注，积极推荐该书在台湾地区出繁体字版，也努力促成其译成朝鲜文在韩国出版。

据我所知，《敦煌学述论》出版后，广大读者的反映是好的，敦煌学界也持基本肯定的评价，因为这是一本内容较丰富、评述尚客观、文字朴实、条理清晰的普及读物。当然，也正如有人所说，敦煌学的普及读物是

最难写的，这不仅是因为它涉及众多学科，涉及千百年的中外多民族的文化交流；而且也因为有许多难题尚待解答，不少疑点仍众说纷纭；更何况作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敦煌学研究成果可谓日新月异，又涉及多国文字。因此，仅仅是搜集较完备的资料与较新的信息这两条，就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刘进宝同志开始写作此书时，还是一名刚获得硕士学位的青年教师，其艰苦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正因为如此，如果敦煌学界的专家学者对此书提出这样那样的意见，也是不足为怪的。从该书初版至今，已有近十年的时光。其间敦煌学的发展，可谓迅猛异常；进宝同志本人，也已成长为一位专门从事敦煌学研究与教学的教授。可以说，撰写一本高质量的敦煌学普及读物的主、客观条件，都比十年前好了许多。因此，最近进宝同志趁该书重印之机，对书中原有的内容作了修订，又增写了不少新的东西，这既体现了学术的进步，也体现了作者及出版社对读者负责的精神。

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世界即将进入 21 世纪。我们敦煌学界在积极筹划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的同时，不应忘记这也是我们普及敦煌历史文化知识、宣传敦煌学的大好时机，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大好时机。就相关的出版物而言，我们不仅需要更多更好的高水平、有创新的学术著作，而且需要更多更好的准确有用、通俗易懂且价格低廉的普及读物。我们也十分清楚，广大读者最关心的



一些问题，比如藏经洞的性质及其评价，学术界至今并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每年到莫高窟的中外参观者数以十万计，却至今没有一本简明有用的参观手册或说明书。我期望经过敦煌学界与出版界同仁的努力与协作（包括中外学者的进一步合作），这种状况能得到迅速的改变，一些难题（包括敦煌文物的回归）也能有圆满的答案。我当然也企盼刘进宝教授能为此做出更多的贡献，这也是我写这篇小序的主要目的。

1999年10月5日于北京

引 言

何 谓 敦 煌 学

二十世纪初叶，敦煌藏经洞遗书的被发现，震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与研究，从而在世界上兴起了一门新学科——敦煌学。

敦煌学的产生虽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但由于对敦煌学理论研究的轻视，致使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敦煌学的概念、含义及研究对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称为敦煌学，或称为敦煌研究，或称为敦煌文献研究。

我们认为，所谓敦煌学，就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这门学科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大凡中古时代的宗教、民族、文化、政治、艺术、历史、地理、语言文字、文学、哲学、科技、经济、建筑、民族关系、中西交通等各门学科，都可利用敦煌学资料，或填补空白，或纠正前人的错误，或改变某些传统的说法。正是由于敦煌遗书和敦煌石窟艺术的内容十分广泛，所以有人喻之为“学术的海洋”、我国中古时期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百科全书”。

我们这样表述敦煌学，是由其性质决定的。因为所谓敦煌学，就是指以敦煌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而在中国数千上万的州郡县中，敦煌所以独特，以地名学，形成一门国际性的显学，